

# 花季

编辑/王 婷  
版式/任宝红  
校对/刘 军

## 灯火里的中国

□呼图壁县第一中学高二(10)班 王一静

月亮爬上来了，皎洁的月光为地面镀了银。村里的电路是不大好的，在这个没有万家灯火的夜里，昏黄的灯光透过窗户洒在小院里。

一盏煤油灯在木头桌面上闪烁。难得回一趟村子，却赶上停电，我只好趴在桌子上，盯着煤油灯跳动的火焰。对于长久在城里生活的我来说，这虽不怎么有趣，却也算不得无趣，实在是鲜少有机会见识这样的灯。

奶奶端了些咸菜放到桌上，摸摸我的头慈祥地笑着：“无聊了呀，吃点东西吧。”

倒是无趣，我摇摇头，盯着那盏煤油灯问奶奶：“这灯是多久前的老物件？”

“怕是你比年龄还大喽！”

“那为什么还留着啊？”

奶奶停了手上的动作，也望着煤油灯。灯芯是简单的棉绳，烧几个时辰就要往里面加些油才能继续烧。

“这灯啊，是奶奶我年轻时的物件，留着做个念想。”

奶奶的面容依旧慈祥和蔼，投向灯的眼神里却好似有着千言万语。

“奶奶，你们那个年代都用这种灯吗？”

见我感兴趣，奶奶倒也乐得给我讲她以前的故事。她拉开一旁的椅子坐下，就着煤油灯的光亮讲了起来。

“奶奶小的时候啊，大家都穷，不是家家户户都能用得起电灯，当时这种煤油灯就算是照明的主要工具了。不仅是灯，那时候的房子也都是土坯房……”

听着奶奶的描述，灯火中我仿佛看到那是个土块中夹杂着茅草的房子，房顶是用几根实木梁架起来的。屋里有铁制的炉子，除做饭外，炉子也是冬天取暖的主要工具。每逢深秋，家家户户都会买好一个冬天的煤，来抵御严寒。

提及御寒，我低头看向地面，瓷砖洁白光亮，看得出是精心打扫了的，即便是冬季，埋在砖下的地暖也足以御寒。屋子早已不是当初的土坯房。用砖和混凝土砌成的墙面，里外刷了白色的漆，看起来淡雅大方。只是看这样的屋子，实在很难想象它曾经的简陋。

见我愣了神，奶奶轻唤我一声，继续说起以前的故事：“奶奶当年啊，没有现在这样方便的车，要想出远门，都是骑自行车或者赶驴车，从这儿到城里要走好几个时辰呢。”

“没有车？骑自行车？”我几乎是惊呼出声。我实在无法想象这是什么样的出行。奶奶不是本地人，是许多年前随家人一同从陕西来的。那样遥远的路途，我实在难以将她和自行车、驴车联系在一起。在我的认知里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。即便我幼时多生活于农村，当时的出行也已经用上了汽车。最常见的是那种有着酒红色外壳的出租车，那种车是烧汽油或柴油的，起步价在三元左右。随着我渐渐长大，那种烧油的红色出租车越来越少，取而代之的是如今这样绿白相间的烧天然气的出租车，除了起步价更加便宜，对环境的污染也更小了。自行车对我来说，更多的是一种娱乐，一种爱好；至于驴车，那我就真的不曾见过了，只得从书籍中对其样貌稍作了解。

“奶奶，那你们以前是不是家家都会养拉车的毛驴啊？”

“何止毛驴，当时养的牲畜多得呢，鸡鸭牛羊，家家户户都会养。除了养殖动物外，每家会分

到些地。当年分到的地就是养活一家人的重要经济来源，春天种了田，等到秋天收获粮食，赶着驴车拉上满满一车送到城里去卖。一天下来，一车粮食卖完，太阳差不多也该落山了，然后牵着毛驴，追赶落日，便回去了。”

在灯光里，我看到了夕阳下一个中年人走在前面，牵着一个毛驴，毛驴又拉了车，车厢里坐了个年轻的小女孩，女孩同中年人说着笑着，像是在分享粮食卖完的喜悦。二人的身影伴着毛驴脖子上挂的叮当作响的铃铛，为这夕阳归家图渲染了活力。我清楚这种出行算不得美好，之前听母亲提过，她大致也是经历过的。但这是奶奶年轻时的回忆，许是有人相伴，许是有回忆套上的滤镜，简单如驴车在她眼里依旧美好。

“奶奶当年周末回家也看电视吗？”

望着我满脸的好奇，奶奶的手又摸在了我头上，笑道：“哈哈，傻孩子，奶奶当年家里可没电视，而且奶奶没上几年学就回家干活喽。其实村里倒是有人家有的，但都是老式黑白电视。即便如此，当年这种人家也是相当富裕的。”

听奶奶讲，她当年是个赤脚医生。对于这个职业，我很陌生，只听闻是骑自行车在村子里为大家看病送药的。但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，我问出了心中的疑惑：“为什么叫赤脚医生？当时看诊时不穿鞋吗？”

“哈哈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有想法。当然不是了，叫赤脚医生，是因为不是正规医疗诊所的，一般都是有医学知识，村上认可了就能干。农闲时候是医生，农忙的时候啊，奶奶也是农民，要下地干活去的。”

“农民？”

“是啊，当时大家都是农民。”

“咱家以前种什么啊？”

“种过好几年西瓜，夜里还要轮流去瓜地里看着些。”

不知为何，提及西瓜，我脑海里满是鲁迅先生笔下看瓜刺猹的少年闰土的形象。但我清楚新疆是没有猹的，那看的是什么呢？自然是偷瓜的人。倒不是怕人偷了瓜，只是担心冒冒失失闯进地里的人会踩坏了西瓜。都是乡里乡亲的，来人若想吃瓜，主家倒也不会吝啬，替人摘一个，一同坐在田埂上吃着聊着。想必主家是喜欢这样的，毕竟能给漫长夜夜添些乐趣。

现如今奶奶家依旧是有地的，不过大部分都包出去了，只有院里开垦出两块种菜的小菜园，种些白菜、辣椒什么的，自己吃也够了。我喜欢奶奶家的菜园，蔬菜都是自己种的，吃起来比买的放心，连菜都好像变得更甜了。

我曾问过奶奶为何会来新疆，当年新疆于内地而言是相对落后的。奶奶告诉我，当年我太姥爷是支边来的，奶奶他们一家也就随着一起过来了，后来在新疆认识了爷爷，就定居在这儿了。

“奶奶刚来新疆的时候就住在现在这个村里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当年刚来的时候是暂住在雀尔沟的，后来遇到你爷爷才搬到呼图壁县来。因为在大山里，几乎与外界隔绝，喝的都是涝坝水。”

“什么是涝坝？”

“就是渠，以前奶奶和你太姥爷、太姥姥住在山里，没有自来水，喝的就是这种渠水。不过山里人少，水自然也干净，倒是蛮清甜的。后来搬到这儿才吃井水，每天要早早去井里挑水回来存在水缸里。再后来就是现在这样，国家

富裕了，村里也装上自来水了。这煤油灯就是当年在山里时用的。”

经奶奶这么一说，我又不自觉地盯向那盏煤油灯，我又一次在火光中看到了那些我未曾见过的情景。在那山林里有渠水缓缓东流，看不到其源头，也不知道它要流到哪里去。一个身穿花衬衣的姑娘，一头乌黑茂密的长发编成了麻花辫垂在腰间，抱着个盆儿，蹲在渠边打水，清洗一家人的衣服。距离河边有点距离的地方，一座房屋孤零零地立着，炊烟是有人生活的证明。

“好酷，好像故事里隐居的世外高人！”

奶奶只是笑着，没打断我美好的幻想。其实哪是什么世外桃源，隐居出世，深山老林里的生活哪有想象中那样美好。并不是煤油灯有多好，只是在没有通电的大山里，煤油灯是最方便的照明工具罢了。

“可儿，你好像很喜欢这个灯啊。”

“嗯，我在想这个灯的历史如此久远，经历了几十年甚至更久还能正常使用，奶奶一定很珍视它吧。”

“是啊，这是奶奶的妈妈，也就是你太姥姥留下来的。”

这时，我观察到奶奶脸上一闪而过的悲伤。太姥姥已经不在，这是我了解的。我想我可以理解这种悲伤，同时也更清楚这盏灯对奶奶的重要性。

“可儿真的这么喜欢的话……”

没等奶奶说完，我就赶忙拒绝了。我知道奶奶的性子，她总想把好的留给我们，她想让我把这盏灯带回去。

“不不不，奶奶您留着，我想看了经常回来看看就是。我真要拿走了，怕是收藏不了您这么好，您留着吧。”

“哈哈，好好好，这灯啊，可儿随时想看随时回来，什么时候回来都保管它能用。”

看得出奶奶是很希望我们能多回来的。每次回来陪他们二老时，奶奶都会做上满满一桌好吃的等着我们，脸上的笑容也会更灿烂。可她又清楚儿女们都有自己的事要忙，能回来的时间不多，因此也只是将这份希望埋在心底。听了我说会经常回来看看，她自然是很开心的。

气氛变得欢乐起来。欢乐中来电了，白炽灯的光亮瞬间压过了煤油灯微弱的光火。不过谁也没有着急熄灭那盏煤油灯，反而都围坐在放灯的桌子旁看着。每个人的眼里都有思绪在翻涌，却又不尽相同。或许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我，只从这只言片语的描述中无法理解当年的艰苦，但我却好像有点明白了，明白了时代发展的飞速，也明白了奶奶的思念。

直到灯里的油烧尽了，大伙儿才恋恋不舍地收了煤油灯。我看到奶奶拿着灯时十分小心，从怀里掏出一块绣着花的手帕仔细地擦了又擦，然后才将灯放回衣柜顶上。或许这盏灯对于奶奶而言就是最珍贵的宝物，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，而对于我来说，这盏煤油灯是时代进步的痕迹，是家乡多年以来发展的见证。

翌日回了城里，我跑了几家店找寻，最终买到了一盏煤油灯造型的电灯，将其放在了我的床头。其实我是想要买煤油灯的，哪怕不能点燃也无所谓，但煤油灯已有些年代，能买到的也只是仿造其外形的现代工艺罢了。

指导老师：马静(该作品获“辉煌70年 壮丽新昌吉”征文中学组二等奖)



《国泰民安》剪纸

□吉木萨尔县第二中学八年级(5)班  
吴紫璇  
指导老师：王晓莎



《舞狮》马克笔画

□吉木萨尔县第二中学九年级(2)班  
马欣怡  
指导老师：王晓莎



《熊猫》马克笔画

□吉木萨尔县第二中学九年级(2)班  
赵泽萱  
指导老师：王晓莎



《画蛇添福》马克笔画

□奇台县第十幼儿园麦苗(1)班  
秦畅  
指导老师：昌晓佳



《蛇舞新春》马克笔画

□奇台县第十幼儿园麦苗(1)班  
米娜拉  
指导老师：昌晓佳



《灵蛇送福》马克笔画

□奇台县第十幼儿园麦苗(1)班  
孙诗蕊  
指导老师：汪美玉



《新春大吉》马克笔画

□奇台县第十幼儿园麦苗(1)班 涂景惠  
指导老师：昌晓佳



《新年快乐》水彩画

□昌吉州实验小学一年级(13)班 费梦瑶  
指导老师：李前程

